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

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勾當方得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横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

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以上語類三條）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答程允夫）○文集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

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絶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

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

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

小仲弓只縁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

自大縁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

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

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

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

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

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

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

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

成若就衞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

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旣不

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

所謂一箪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

問衛君欲名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

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為不當立也曰

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

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

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以上語類五條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自有一種説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

君民並耕之説之類語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隷閭黨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

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閒委曲和平語類

子謂衛公子荆章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答李守約○文集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

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語類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

以前不好底事都草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語類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

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来海内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説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来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胷積累

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己處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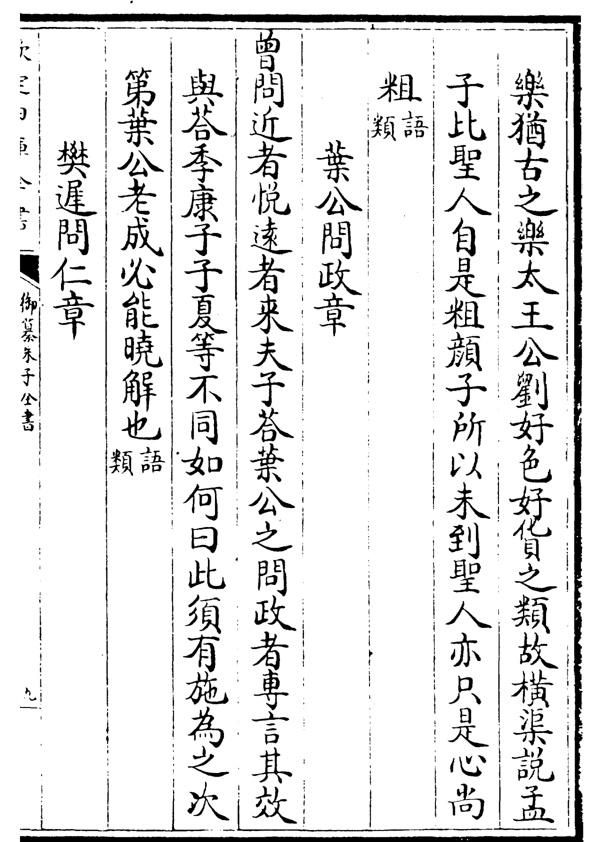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

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語類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



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 語類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来夫子荅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荅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 語類

樊遲問仁章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已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

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

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

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葢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以上語類二條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説矣今之人纔説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説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

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来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顔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剛介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静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二條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語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葢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茍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

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語類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語類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㝵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

亂駡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聡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語類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語類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

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来則恐無是理也答曾晉叔○文集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説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

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以上語類二條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葢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

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語類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

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工夫是如何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来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

為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為仁必有此二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别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他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

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飢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 以上語類四條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荅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

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替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語類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語類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語類

為命章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語類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注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為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

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以上語類二條

貧而無怨章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語類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

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葢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葢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亦未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子問公叔文子章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這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葢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語類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桓文譎正曰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葢不特天王狩河陽

一事而已語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

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

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来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說其仁耳以上語類四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

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語類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

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語類

子路問事君章

問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為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

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答吳伯豐○大集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語類

古之學者為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豪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

耳下達者只因這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

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方人章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已體察方可見語類

不逆詐章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

為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葢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裡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

自家却在這裡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葢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為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

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語類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荅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寛身終不是中道可

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有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蕭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吕申公為相曾與賈

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裡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葢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莫我知也夫章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葢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

為莫知子夫子所荅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我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真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裡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裡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

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来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以上語類六條

賢者避世章

問賢者避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

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語類

子擊磬於衛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来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来雖不見其人只教人来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葢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語類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

是要裡面無一豪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内者是也

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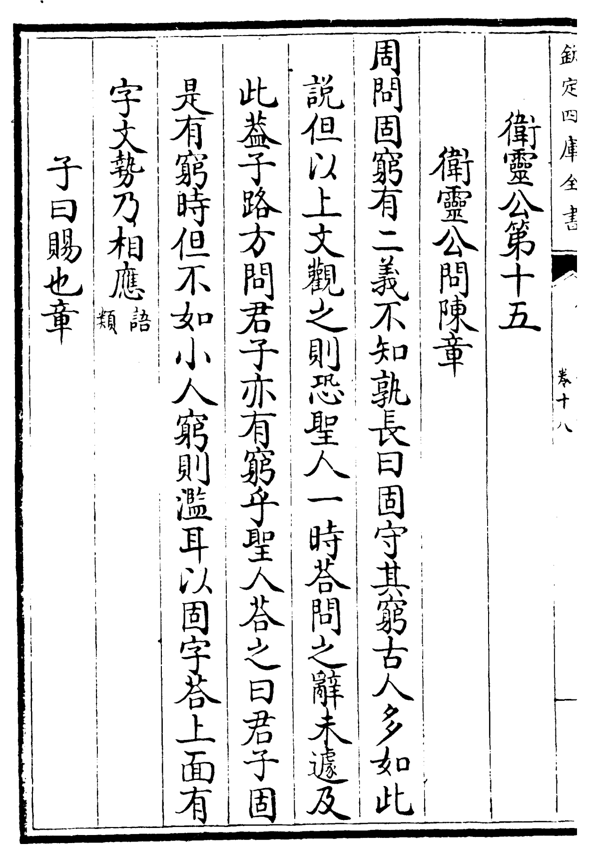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豪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

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以上語類五條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裡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語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語類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葢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

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以上

語類二條

子張問行章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

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以上語類二條

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

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語類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恩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何以荅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

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語類

顏子子貢俱以仁為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為仁由已此論為仁之至要葢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巳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荅柯國材○文集

顏淵問為邦章

亞夫問顔淵問為邦曰顔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黄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裡與孔子荅顔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顔子顔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
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
之斯来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
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
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
代之禮樂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
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
言其大略耳

正卿問顔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顔子資稟極聰明凡事涵養得来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

賜問顔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

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以上語類四條

放鄭聲遠佞人敬夫云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與張敬夫論癸已論語說○文集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

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語類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語類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

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 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恕時忠在裡面了 語類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毁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毁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毁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毁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毁譽亦是稱奬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来如此毁人則不可如此也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葢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毁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葢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誰毁誰譽敬夫云毁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説未盡愚謂毁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又曰誰毁誰譽謂吾於人無毁譽之意也愚謂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毁譽非但無其意而已○又曰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葢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

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毁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毁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毁亦可知矣愚謂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毁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毁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毁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誰毁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

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正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毁之意來諭亦善但毁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毁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知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

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葢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答呂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强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

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語類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

地便沒人管語類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其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

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寛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葢以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裡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

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為政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

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来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不可小知章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藴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答許順之文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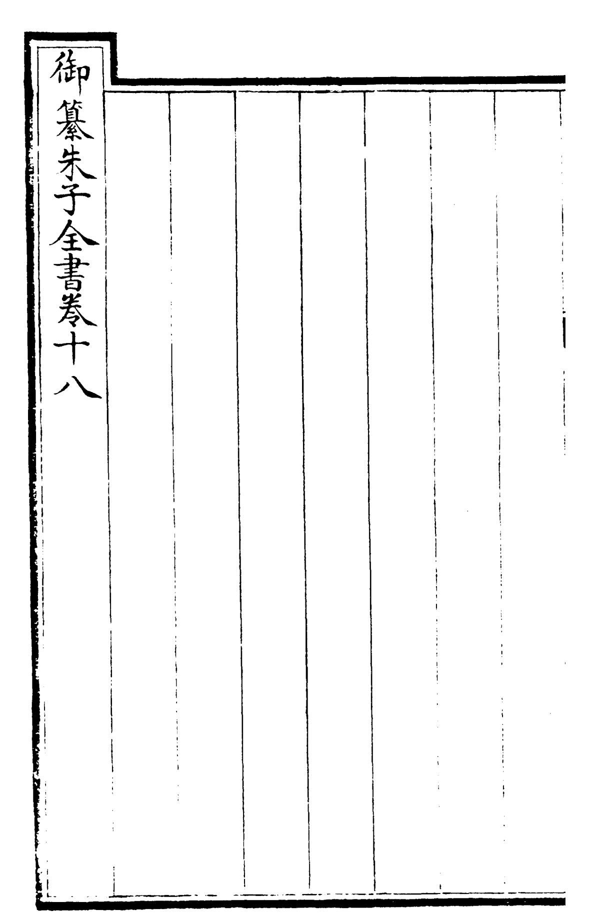
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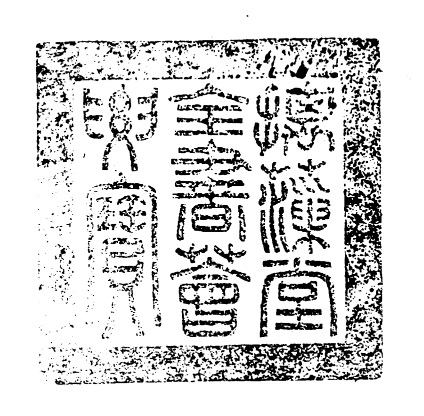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葢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

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

諒則有固必之心也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八十七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

[seal]

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 語類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

也以上語類二條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

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顔色迎合趨湊叱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顔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語類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随其偏處

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来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羮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

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来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来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

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憒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末盡知之末

至所以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

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

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語類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

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韮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謂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語類

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顔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顔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顔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答潘恭叔文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矙亡以饋孔子孔子矙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矙亡来我亦矙亡往一往一来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

合去見他不為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荅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以上語類

二條

性相近章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

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以上語類四條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

稱毋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語類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茍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問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

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吴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寛看子細翫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脱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卻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别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
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寛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語類

佛肸召章

問公山佛肸之名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觧佛肸章爲得其要盖公山之名而子路不恱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名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所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曰得之 答劉韜仲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

類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戸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

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邪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

美者令人興起 語類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耳横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伯魚敬夫云為者躬行其實也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

躬行則行不得處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語類

鄉原德之賊章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

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藴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以上語類

三條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邉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語類

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曰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荅劉韜仲文集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到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語類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来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語類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曰有此意劉荅韜仲

問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

夫子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翫之當自得分明也答劉韜仲○以工文集二條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語類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絶人以不仁以上語類

二條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

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語類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

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語類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語類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
惡之之謂也○答劉韜仲文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
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
故若此也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

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

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以上語類三條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

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語類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

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〇答劉韜仲文集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虚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虚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

固是語類

楚狂接輿章

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葢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

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答劉韜仲 大集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

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

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

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

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

孔子行無一而非義以上語類二條

周公謂魯公章

不施其親敬夫引尹氏愚謂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

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

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吕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子張第十九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

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説曰不然先儒説弘字多只説一偏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説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

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以上語類三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閒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語類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語類

日知其所亡章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

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

以上語類三條

博學而篤志章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己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横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

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

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

問篤志未説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

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以上語類四條

百工居肆章

開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

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邉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語類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獘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

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以上語類二條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

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聽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

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俻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

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説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

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以上

語類六條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答程允夫

子夏之門人小子敬夫曰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

云云愚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
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
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别故其為教不得
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
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藴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
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
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觧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
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

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觧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竒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語類

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

曰此說亦佳舊亦甞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答程允夫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二條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

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語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答吳晦叔

仲尼焉學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愚謂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

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鑚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曽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説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

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語類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如舜之從欲以治還義遠罪而不自知

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語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

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以上語類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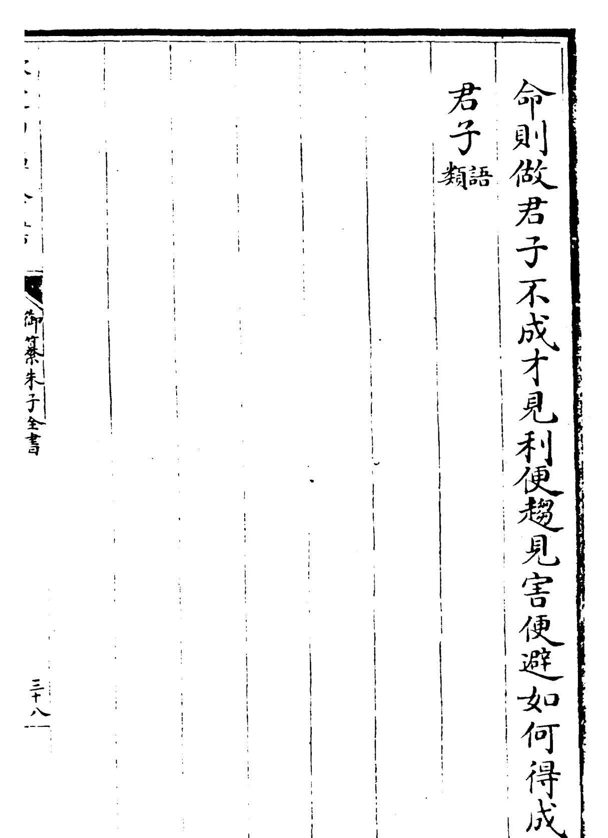
子張問章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開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决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閒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

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懐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决為之類語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逺方来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盖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



命則做君子不成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　昀